

一个“人”的村庄

——乌溪江库区公共服务均等化调查

记者 葛志军 陈明明 报道组 余慧仙

12月24日上午,天气晴好,五彩斑斓的山林间,衢江区举村乡举村村党支部书记邱竹呈驾车一路盘绕,前往里坞自然村。“天气冷,老人用火用电要特别当心,所以隔几天就要进村喊上几声,提醒提醒。”

到达里坞,站在村民廖水仙家门口,因为村小、人少,无需扩音器,邱竹呈扯开嗓门用土话喊着:“大家烘火笼子不要上床咧,电源线理理好点……”

听到喊话的村民纷纷从门缝里探出头应着。

群山环绕,回音阵阵。

举村村先后经历了多次搬迁,目前常住人口200人左右,超70%是60岁以上老人。里坞离中心村约5公里,共11户人家,常住人口9人,年纪最小的69岁,最大的85岁。

乌溪江库区核心区有岭洋乡、举村乡、湖南镇三个乡镇,里坞只是库区百姓生活状态的一个缩影。一个个村庄逐渐老去、萎缩,但围绕“人”的公共服务仍在延续、完善,并努力触达每一位村民。

“无法消失”的村庄

库区三个乡镇目前共有常住人口5700多人,老龄化比例最低的是50.3%,最高达到了75.1%。

“搬迁”是导致库区老龄化率高的一个重要原因。2003年,乌溪江库区启动易地搬迁安置工程,推动了1.2万人下山出库。2023年,衢江区又启动共富大搬迁,3000多人搬迁进城镇,其中10个自然村实现整村搬迁,涉及24户、71人。20余年间,有1.5万多人搬出库区。

“家里稍微有点积蓄的,或者子女在城里打工、成家的,都已离开库区,留下的大多是经济条件一般的,还有部分是孤寡老人。”岭洋乡柳家村党支部书记柳建强相告,搬迁最大的阻力来自老人,他们习惯了山里的生活,故土难离,选择继续留守。有的老人也担心进城后的日常开销压力,而在山里只要愿意干,基本生活保障没有问题。

里坞自然村村民廖水仙有两儿两女,两个女儿外嫁,两个儿子一个在深圳、一个在衢州市区,条件都不错。子女们曾动员母亲下山进城,但和睦的乡邻、熟悉的生活,让老人难以割舍。“我老了,搬下山是一个人住,在这里也是一个人住,还不如在村里。”这也是不少库区老人的共同想法。邱竹呈说,只有等这批老人都走了,一些山村才可能真正“消失”,这个过程还很长。

“把基地搬出举村,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劳动力难找。”衢州市益年堂农林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卜银霞前些年在举村乡租了300多亩地种中药材。“实在找不到劳动力,70岁算正劳力,80岁以上的占多数。”卜银霞说,无奈之下,2015年她将基地外移至劳动力相对富足的湖南镇破石村,流转了500多亩土地,从事中药材、香草种植和深加工。“目前在我们这里干活的也基本是65岁以上的。”对于村庄“正在老去”这件事,卜银霞感受深刻,她尽量通过科技手段来降低对人工的依赖,比如用覆盖防草布的方式来减少大量的除草用工。

“逆行”游子的情怀

2020年村两委换届时,库区一批外出创业者“逆行”回村当村干部。他们年纪相对较轻、有干劲,更有难以割舍的乡土情怀。在库区,他们成了山村发展的“领头雁”,更是村民们日常生活的依靠。

2020年,柴良丰放下在嘉兴的生意,回到岭洋乡鱼山村担任村党支部书记。鱼山村常住人口200多人,其中60岁以上老人有170多人。因工作需要,柴良丰每周要进城几趟,老人常托他捎带土特产给山外的子女,或者搭个便车到城里看望晚辈。

看到老人们有这个需求,今年2月初,村两委组建了“良丰快递”便民服务团队。柴良丰任队长,4名村两委干部参与,谁要进城办事,就提前告知村民,免费为他们捎带土特产,或采购生活用品带回山里。

“进山、出山,我们的车子后备箱、座位上都塞

满东西,或坐满人,几乎没有跑空趟的时候。”柴良丰满是自豪。因为业务繁忙,每次进城送货、取货前他都要预先设计好行程,先去哪里后去哪里。

在城里创业有成的邱竹呈也是2020年回村当党支部书记的,在6位村两委干部中数他最年轻。“五个师傅带我一个徒弟”,邱竹呈很好地传承了村干部为老人服务的传统。

“尽管我们没有成立专门的车队,但活是一样干的。”邱竹呈说,今年清明节,他一次拉了500多个清明粿进城,跑了一天才送完。有村民进城看病,他还要负责接送,当天拿不到检查结果的,他在城里的家就是村民们投宿的“旅馆”。最多一次,家里住了4位村民。

柳建强回村更早,已经当了10年的村党支部书记,他对此深有感触:“在老人眼里,我就是他们的孩子,村民们平时都叫我‘强’,我也心甘情愿为他们服务。”

柳家村常住人口67人,都在60岁以上,最大的已经95岁。柳建强家的私家车就成了“公车”,老人们想出去买药、取钱都会找他。对此,柳建强有求必应。他知道,老人最需要的就是这些生活琐事的照顾。

不留角落的守护

山再高、路再远,有人的地方就有服务的需求。在库区采访时记者发现,这里的公共设施相对完善,还有一群人守护着山区老人。

岭洋乡卫生院共有5人,除了一位退休返聘医生,31岁的院长祝浩年龄最大。他们要负责11个行政村、1500多常住人口的日常健康管理,如遇突发事件,还要随时出诊。

有一天夜里10点多,祝浩接到洋口村村民电话,说隔壁的一位老人肚子痛。“村里叫了辆车,开了一个多小时,还爬了十多分钟的山。”祝浩一直守着老人挂完针、病情稳定后才回到卫生院,此时已是凌晨2点。

里坞自然村虽然偏僻,但出村的路都是平坦的水泥路,全程安装了护栏,还有太阳能路灯,路边停着一辆小型垃圾清运车,这些公共设施和山外的村庄并无二致。“村小人少,但基本的新农村设施不能缺,像生活垃圾每周清运一次。”邱竹呈相告,举村乡开通了内循环公交,每周一、周三、周六穿梭在各自然村和乡政府所在地之间,老人坐车享受和城市公交一样的优惠政策。

对于库区老人来说,外出并不多,吃饭却是一个天天要面对的问题。

柳家村是全县最早建成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的村,至今还挂着岭洋乡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的牌子。柳建强说,10年前还没有居家养老这个概念,纯粹是看村里老人吃饭难,他和另外两个在外经商的村民一起,每人出资1万元,买来锅碗瓢盆,办了食堂。

“火”点起来,大家纷纷添“柴”。村民们主动捐款捐物,民政部门也拨了专款,新建了现在这个

标准化的居家养老服务中心。

“一个月二三百元,一天三餐,还有浴室、洗衣房。”柳建强说,村里每天有十多人在这里就餐。

记者看到柳家村公路边正在施工。柳建强介绍,这是在改造停车场,准备安装充电桩。“现在好几个村都在添置充电桩,方便回库区探望父母的年轻人,也为了增加村集体收入。”

绿水青山的呼唤

举村村原有一支村民自发组建的广场舞队,以此为基础,举村乡综合文化站第三方运营负责人邵国英组建起“石榴红舞蹈队”。

2023年3月16日,她创作的第一件作品《炫舞畚乡》在衢江区村晚展演上首次亮相,就引起了轰动。“11位演员全部是村民,平均年龄63岁,都是第一次上舞台,这在所有参演队伍中是唯一的。”回忆起当时的场景,邱竹呈十分激动,“我们的演员不是长得最漂亮的,但笑容一定是最自信的,我们要的就是这份自信。”

“山里人不是不需要文化,而是缺少挖掘、培育,他们的柔韧性、协调性和舞台感觉都不专业,但那种发自内心的质朴和自信,是最可贵的。”邵国英说。

库区常住人口慢慢减少、老化,但山林、土地、闲置老屋还在。谁来耕种、管理成了一个大问题。

从2006年开始,衢州市东南阙里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先后在岭洋乡、举村乡流转了400多亩山林,在林下种植菌菇和中药材,还与浙工大博导团队、省农科院、北京协和医院等科研院所合作,开发系列产品,目前正在谋划打造一个康养产业园。

土生土长的举村乡翁源村村民翁天真出于对这片绿水青山的热爱,回乡流转了一千多亩土地和山林搞农业综合开发。目前已种植成功的红心猕猴桃,价格达到每公斤30元,并以“家庭农场+农户”的经营模式带动周边农户盘活资源、增加收入。

2024年,岭洋乡上珠坂村引进第三方投资建成居家养老服务中心,合并收储的民房以资源置换方式打包给公司运营。10月中旬,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开张营业,确保老人每餐一荤二素一汤伙食的同时,村集体每年还能获得15万元租金。

记者看到,在村庄的最高处有一幢利用收储民房改造而成的高端民宿,尽管建筑风格显得有些突兀,但立在屋顶的“离器”二字,却与这个宁静的小山村浑然天成。

连续几天的调查采访,记者深深地感受到,伴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时代大潮,库区现实存在的位置偏远、地广人稀、老龄化程度高、产业发展受限等诸多问题,使公共服务供给面临新的挑战。

记者听到不止一位村支书说过:“我们就是‘保姆’。”其实,坚守在库区的每一位乡、村干部都是“保姆”。正是他们这种贴心的关爱,让公共服务均等化落到了库区一个个具体而鲜活的人身上,细碎、温馨,没有角落。

